

分二洋大售張一日今

[illegible]

連日激戰
日軍圖死守官佐傷亡糧械斷絕恐慌萬狀
飛機轟炸被我軍擊落駕駛者多中彈殞命

(電通二十五日瀋陽) 被義軍包圍，死守幽巖之熊時○隊、放信書謁求援。昨午後四時，到鞍山守衛隊、報告如下：至今日止，公安隊員、戰死一名。傷者三名。○隊尚無損害。二十三日午十一時，有友軍飛機一架飛來，發旋梯上空、擲彈於包圍中之敵、初駛者轟田大尉、似被敵彈自傷。糧食無法供給，因斷在手段、舍給以外，別無他法。手榴彈殘餘僅十顆。請迅速補充。

(電通二十五日瀋陽) 由拆木地追迫離之崇田○隊昨日正午與李榮之義勇軍約一千名相遇。激戰之後，將其退去。因此該隊及汽車隊之前進被阻、不得已昨夜宿營該地、又從鞍山方面前進中之上田部隊、亦在開關山附近與義軍千餘衝突。將生戰事。退後亦在該處宿營。李總司令、決定二十六日早晨始、

(本電念五日北平專電) 日方聞東軍司令部參謀長、念四日晚由瀋出車、檢閱各地方日逆軍警、均集中車站歡迎。今日下午二時由瀋陽、換乘汽車赴熱邊視察、為停略軍事動作之準備。(以下日本電通二十五日東京電)

題為「張之抗日準備」願保國藉為口實之故意宣傳也。據其接電云：三中金會將將收失之地大權授與張學良、命將東北軍向熱河及河北北部移動。定二十六日開始動、同時向宋子文要求補助軍費五百萬元、(北平軍事委員會分會、二月十三日已命令山海關駐軍營長以上、向熱河省內移動中云、蓋中國鑑於國難之空氣、李海青等部、已奉令橫斷四洮綫、向熱河省內移動中云、及中國鑑於國難之空氣、利將轉採直接行動、

今晨楊虎虞洽卿等晉謁
毛邦初趙志游來滬迎迓

出，至十時後陸續續前進投刺進署者有白杭來溫之
陳校長長毛邦初、杭州人趙志源、國民政府參議
聞本棧二氏、係來探詢赴杭志願，以便籌備敵
十一時許廣治卿督計未見，約於通知後再見。接見
時二十分內政部長黃紹竑亦投刺曾見，當由代
衛事務接洽回辭去，又中委李烈鈞派人送一信與
李氏，事接洽回辭去，據記者一再探訪，咸稱尚未
云、

即回晉復命

▲.....▼

孫殿英亦將到平

(本社二十五日北平專電)

源二十五日午由京返平、

晉復命、

平綏路
(本社二十五日北平專電)
啟英下午可到平

不改委員制
僅派四人整理
(本社二十五日北平電) 南

鐵道部消息、謂平綏路決無
改委員會制之意、惟近來該部

對外着重國際助力之運用
對內實現完整統一之精神

各方團結益見真誠

（南京通信）三中全會業經閉幕，而屆時之澄清，黨內結

[illegible]

本月已較上月增收八十萬

<p>清華、滙豐、渣打、麥加利、荷蘭、通商銀行、月份較本月收市時增收五萬之工銀、此、則來年財政十萬以上、觀此、則來年財政情況、當更較前樂觀云、</p>	<p>興發堡 救濟失業青 擬授以相當教</p>	<p>英印會議竣事 昨宣讀英王勅令 （哈瓦斯二十五日倫敦電）英印會議已竣事、今晨蒙英及聯邦內閣、發出勅令、開議會、由主席英基勳府人民對於青年、失業者之救濟、宣讀英王勅令、親臨現、集合十以上、政府之意、勅令、開議會、親臨現、集合十以上、政府之意、</p>	<p>救濟失業青 擬授以相當教</p>
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中央由葉楚傖報告起義經過與意義
市黨部各委演說詞旨透闢聞者動容

紀念 到華楚伯、居正、主席、員等百餘人，華楚伯、報告最近經過與義、略謂北洋軍閥袁世、當時逆勢、袁世即遣、至時三刻特會、

前次、同時舉行紀念、

孫氏即研究、一俟完全決定、即正式宣佈、立法院秘書、

蘇三代

中央指導

中央指導員洪陸東致訓話
下午預備會選舉各種委員
本社廿五日(錦江專電) 蘇
省黨部開縣、判各縣省代表
三次全省代表大會、廿五
日、宴女界所
客車聯運

來賓等約四百人、王國瑞、楊
德寶、共談會詞、晚飯除
李烈鈞、共談蘇省黨務、推選
中央指導員洪陸榮致詞、同午
特設午宴、俟開預會、選舉各
種委員、

包明元照親
姻年元日實行
本社廿五日南京專電
聯運、包裏改照新章辦理
常路定明年元日起實行
廿五日令其餘各路同日繼

德奧匈大赦政治犯

奧總統簽頒大赦令
普魯士獄釋四千餘

政聞	大	普通罪犯一百三十一人	哈瓦斯廿二十四日拘拿	哈瓦斯廿五日格林電	由魯魯去錫中釋出之政治犯
復	既	哈他捕、略張等三人拘入	哈他捕、略張等三人拘入	哈他捕、略張等三人拘入	哈他捕、略張等三人拘入
毆	打	捕房、昨押解第一特區	捕房、昨押解第一特區	捕房、昨押解第一特區	捕房、昨押解第一特區
探	房	陳明案情、略謂捕房現依	陳明案情、略謂捕房現依	陳明案情、略謂捕房現依	陳明案情、略謂捕房現依
捕	房	陳明案情、略謂捕房現依	陳明案情、略謂捕房現依	陳明案情、略謂捕房現依	陳明案情、略謂捕房現依

凌空達萬餘尺與飛機相類似
國內首次發現之高空測量儀

升、以測高容情況、所用
、係德國製、用白布及竹
成、口徑集約二丈、口徑
二丈左右、高厚三尺餘、
形狀略似飛機、以特製之
爲引線、取其極緊朝而充
出之鋼絲、往往長達十餘里
出之鋼絲、往往長達十餘里
上升之高度、可達萬餘尺、
時因其所放風力不一、無甚

爲了遺產

母子也

子欲得
母謂僅
子之享

子欲得應繼部分或洋萬元
母謂僅零星生財如何分析
庭上諄諄訓誡勸自行和解

[illegible][illegible]

一九善	壹月期	四、四三	六、一六	跌
一九善	一月期	四、四三	六、一六	跌
二〇捲	現貨	四、四〇	六、一〇	跌
二〇捲	壹月期	四、四〇	六、一〇	跌
二〇捲	壹月期	四、三三	六、一〇	跌
二〇關	現貨	四、三三	六、一〇	跌
二〇關	壹月期	四、三三	六、一〇	跌

九	鹽稅	現貨	四、三〇	五	四、三〇	六	一、〇〇	跌
六	鹽稅	一月期	四、七五	二	四、三八	六	二、五〇	跌
九	鹽稅	一月期	四、三〇	二	四、三〇	六	三、一〇	跌
六	鹽稅	一月期	四、三〇	二	四、三〇	六	三、一〇	跌

金長	現貨	三〇二	二〇〇	一	壹
金長	現貨	小	四六	一	壹
金長	一月期	三〇一	一	壹	一
金長	一月期	三〇五	一	壹	一
金長	一月期	三〇五	一	壹	一
金短	一月期	四〇五	一	壹	一
十一					
平師大					
澈夜開除					
奉教部密					
(本社廿五日北平專事通知)					
突奉教部密令、開除					
卅二日立時澈夜貼出					
★					

各地方之、尤允、厥時、平、各、至、月、上、石、土、因、熟、心、八、九、許、切、跌、惟、星、初、後、票、其、又、上、計、

日本人民生命財產之安全有切確之保證爲比例、仍繼續將其
從速撤出至鐵路區域以內、並希望從速完全實行此項召
其第五條則云、「行政院之憲章中已保證各該國政府
以上諸事之悉大、並其外之各該國政府

[illegible]

日得低峯時，更作兩關槍之射，是日本用意，在完全掃
平中國當局之勢力，彰形明甚，而此種中國當局，其對於南滿
府組織及治安維持上實均爲不可缺少者也。

[illegible]

之和平解決，一方面吏對國聯盟約及其他法理加以踐踏也。其所以於中國人民之痛苦，不知見於我國國聯會議之結果。

及至後魏州乃至滿洲其他行政中心被佔據事件、特別注意之事實、余之所以諷諸君對一九三一年十月八日轟炸錦州事

[illegible]

日本此次旅行爲最，日本軍事行動，已歸三三派中國民衆代表，大部同胞隨船，東三省效忠於政府之官員，悉被除名，而產鐵道無料電台，及稅收機關，悉被強佔，郵局電報，及稅收機關，以及稅收悉被攫奪，至今日任何行政大策，未得日方允許，萬萬不能在東三省實行，凡此

[illegible]

不特此也，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，日本更繼續侵攻上海，進攻上海，殺傷華人二萬四千餘人，毀滅並未武裝之土產，及其附近各處之財產，價值至十五萬萬元之鉅，駐滬中國軍隊，即與日軍接觸，其抵抗成績，不啻對有關各方

第十三回

掘地取藏銀艱難贈弟
登門獻重幣揮霍爲卿

你要和人家作（移挪也）個四五塊錢，那實在也不算得一回事。」玉成抹了旱煙袋，在嘴裏吸着，一手拿了那書卷，且走且說。玉卿身上豈有幾

（一）張恒水

不許轉載

一通告，謂中國人民因抗戰程度忽而得取消極抵抗，然亦必發有實，作強有力之武裝自衛，然日軍雖在區區所謂「滿洲」中止其野心，其一意強行，更可於其公然承認所謂「滿洲府」之一舉中見之。日本承認「滿洲府」，乃在本年九月，與蘇俄訂有定所稱「諾門汗」，蓋已完全承認其對國聯組織之

及其他國際條約之義務，及其國家對於政府之詳實奏、關於三省狀況，以至「滿洲國」之被日本承認，調查團報告書有七頁有言云、

「故獨立運動於一九三一年九月以前，在滿洲從未聽聞。」

半把斤肉，幾塊豆干。檢來的錢不算，馬上就要一塊錢開銷。我想和老先生借五塊錢，按月二分息下半年稻上場的時候，你派人到我家裏去挑稻，照時價算本息一併歸還。我這裏開得有些信條

錢沒有借到手，信條倒先給人家了。因道：「我箱子裏還有些紙爛錢，給人家就算了，何必又要人家跑一趟呢？」玉成道：「噢！你那裏知道？現在鄉下人都說我有錢，他們一借我隨便就拿出來

所以能向此項運動會借款，由本國之現任或已退職之文武官吏、曾考察組織並具有此項運動、認為一種解決九日事變後滿洲局面之方法、該官吏等、利用某種華人之協助、並利用不滿意前政府之少數居民企圖達到上述目

可以利用、又毫無疑義、故該部對於獨立運動之組織份子以援助及指導、調查團認為滿意者、即依各方所得一切證據協助成滿洲國成立之舉動力、雖有若干種但其中有一種即日本軍隊之在場、一爲日本武官吏之活動、兩者聯合發

道：「老五，你最近做時候，那得有銀加放息才五又作了兩個揖道：『大先生帮一點忙罷。你家裏沒有，你也可以和我想點法子。你的面子大，天，不可能的事了。自己想了許久，料定此事不效力最大，俟我等之判斷若無此兩者，新國家，能成立、理由。現在政體不能認為由目前的、及自然的獨立運動所（未完）

多人這樣問我。他的意思我雖不明白，但可以想到他們是詩，用口語做的都叫做新詩，凡是五字一句，或七字一句，字數雖差而不整齊的是新詩，嚴格限韻的都叫做舊詩，詩字數雖多，口果不是五字一句，七字一句，那所謂新詩就絕

時人對於自己正在創造中的新詩，為什麼竟不能說明其與散文的不同點呢？這當然有種種理由：第一，音樂美的表現，完全脫離音樂，而只注重詩，詩與文的差別，也就在於是確定了。其次，詩人的音樂感，在他身上，雖有，但那最初的嘗試，就不可不存在的時候了。

詩人對於新詩，現在雖成為對立的各名辭，但新詩直到現今還不曾完成其最初的嘗試，就與當時詩人們力圖創造，也儘不曾完成其新詩的最後的嘗試，而且還不曾完成其整齊詩體形態。至於其他以新詩人自居的人們，雖正在努力創造新詩，但我們如果問他們白話文的，不問他在什麼地方，他就不能回答。

詩人對於自己正在創造中的新詩，為什麼竟不能說明其與散文的不同點呢？這當然有種種理由：第一，音樂美的表現，完全脫離音樂，而只注重詩，詩與文的差別，也就在於是確定了。其次，詩人的音樂感，在他身上，雖有，但那最初的嘗試，就不可不存在的時候了。

讀法當然不能完全相同，但在目前，詩文的讀法幾乎完全的新詩也不會做到有任何不同於散文的境界。

散文有什麼區別？這只有上帝會知道，普通人是不曉得的，但結果卻沒有一首詩配刻到一般人的口碑上面。文價廉，有了這兩個缺點，那新詩當然只能算和心的同慶的缺點。有了這兩個缺點，那新詩當然只能算

雖然的果品了。就詩學而言，究竟詩學畢竟是沒有什麼可非議的，一則新詩所能描寫的事物，舊詩也沒有描寫的理由；而舊詩所表現的情緒，新詩也沒有不能表現的理由；二則新詩的實工工不敗於舊詩，究竟還是終於成功還是終於失敗，完全還在不可知之列，而舊詩則自有其特長，早不敗於舊詩之理也。

三則舊詩也正正在陳陳大謝之中，一般人都能夠看得到它的共鳴和同聲的境界；「對酒當歌」的內容和內容，則舊詩亦如在新詩之列，只要大家努力把「試體」的臭味，（對

又從事於新詩的嘗試，但我另一方是確信著時並不像一般人
在將詩已進化到與散文有區別的時代，他也偶然有他可以和

會聽那老奴，以至於久違，然的兒子淫特，封，凱。遵廟
印兩個現象引起我嚴重的注意的人草莽和荒疏。但
如同居婦女的遭遇和寶家時，在衙門口碰到的那一
惡狼般的注視。說也奇怪，我看許多姨太太和養女的資

我表示不敢接近，察其意，已隱隱因了那事件發生之後，前機甚多，我恐有礙於我，故不敢接近，我見我們都背轉了臉，甚至起敵意！關於這點，我想開一席「週遊和注視」。最後我很希望朋友們，賞給我的作下一圈真正的批判，那我將

今而後，我已認識文文了。
二姨根的孽復
了一篇「桃色進行曲」
好了故在抽
貝里寬
然當我們是下流到極點，流
梁少年了。這正如一九〇二
結「漢口補習的赤色劣佐」他
案書。
靈上的詭擊來受指導的盛意
一九三二，窮冬，在朝陽樓
里延老

張家的女兒，今早笑嘻嘻拖出機式的一袋玩物，說這是聖誕老人昨晚乘伊在夢中送來的。李家女兒因為家裏昨夜不曾聚炊，今天眼睛已餓得比往日

回聲和主觀

「怎麼不叫我！我幾點才交到？」
伊不去摸索盪好一下——怕驚動招供下一句：柏靈的激動照例與別著，羞不敢勞戀拘謹呢。」

格外光亮，忽然聽到張家女兒的話
恐怖床頭也有
袋的玩物和食物。於是便到床上去摸索。
伊不去摸索盪好，摸索了之後，禁不住哭了起來。

原平伊的床上不僅沒有聰惠老人從伊不知不覺之送來的恩物，反而看到伊的母亲被聖職老人從不知

個小老婆，他們用一種一切都遇到的却正是偵探！於是，

這，使我們兩個感到是在偷竊了！
但是，我們終歸懷恨，她們，那兩個美好的情婦，究竟在沒有？還是不在家呢？回家來，怎麼晚一點鐘就都沒有？不在家，也該回來了。時候已經是傍晚，於是，我們決定兩個人輪流着去。

義思一下，我鋪舖平棉被說：『現在，我在這裏，你到那裏去』。
「噢，真像石沉大海」
——挫折是總有的，這樣吧，假如意此散場，那麼

撤下了黑暗的黑紗，各個鴿棚裏，黃的電燈，廚房裏一陣肉味飄了出來，有所感悟地溜下了樓，在後門，似乎，杜鰲開選，有像銀幕上所表現的一樣。我並不接應他的話，

我意識到，也不慢。仍舊滿上樓。告訴老柳，「現代人二月號讀書。」

是光榮的，有什麼希奇呢？趙柳柳卻依然如泉池在窗口望我們和趙媽之間已有很好的關係，無端地罵我們嗎？誰也不會明要和他寶本家，現在已是我們的家人，不是平常又平常的事情。——喂，你下逐客令了。

對面的廳，
開着，
裏的情願，却更強盛地在燃燒！
在窗口裡吧，
了。兩個人賺了錢名聲不事

命，才來了幾個隣居人，把案裏救下來。

道聖誕老人是什麼東西。

小學教師 (下)

他連棉袍都當了
睡在被裏起不來

▲———▲
上海———安海

地方都借遍了」。

東的氣，結果仍鼓着勇氣，向校長說道：「校長，我想和你商量一件事」。

「什麼事？我可幫忙的地方，總是有幫忙的」。仍舊板着面孔。

「我想借五塊錢，付房租」。

「今天才十五號，到底還有十五天呢！不過你留神」。

家去，他正想這五塊錢付房租，不

「你回去罷！明天准給你就是了」。他說完後，走到樓上。

那晚如喇叭般的西北風，吹了一晚，明早起來，一條袍子實在抵不住寒威只好睡在炕裏。

「你還有棉袍，不能去殺青，還怎麼織呢？」他的

先生那裏借一件給我穿；等到學校裏去贖出來」。

浪淘沙

心肝？
江山！
閨容易禦夷難。試
問寒。

舊院荒蕪亂此生，秋風殘柳暮蟬鳴。飄零金粉
 流歎，傳遍人間俠女名。

八四蕩子：

色藝雙青白下驚，舞衣閒說五珠輕。而今仍舊

生氣似跑了。我想在戀愛的時
分爭風吃醋，現在却幾乎鬧翻了。

而老柳，却總
一點影蹤都沒有
波浪式的戀愛咧
吃橘子的，一幕倒
在以前，有一種共同的利害關係在維持
過了一天，是星期日，那有郭紳士
某某大舅的訓育委員會，甚多，從校門口
在後門口，我們的房東却正經地和他走
——孟先生，我請你關照你朋友一
們和隔壁的兩個女人，用鋼板包了信在

候補國太的希冀，所以還留
種們乃人已正式來聯照過我，我
孟先生來了再好沒有，就請
一聲吧，叫他們以後再不要那
告訴了我們，我們的自上像淋

是猶如如何不敢發命水，木然的，沒有感覺。稻穀得了雨現在，已無全部的禱律支撐恢復過來。我們相互注視，哀怨，憂愁，煩悶，憎惡，悲憤，感心，被壓，一擲，被刺成塊塊的碎片了。但，那斷帶，我勉強壓拿了資本家發自相人一種的人。說要把關係，發花的眼睛它

人，沒有下層，沒有要索。那末，
有沒有反抗的能力嗎？
的，在目前，我們沒有辦法；我
們崇高的事實，把社會改造好，
把無數為顛簸的女老婦救出

「不客氣，用身試驗。」
「太薄了，太薄了。」
「他似乎感」
「補救我們今日的創傷，傾吐我們今日的苦悶，」
「但現在，我們是多麼寒冷啊！」
「一九三三之冬，在朝陽樓。」